



*Boyisun de
Makesi Zhuyi Yanjiu*

博弈论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

张晓云 潘天群/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当代资本主义研究”项目成果



*Boyilun de
Makesi Zhuyi Yanjiu*

博弈论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

张晓云 潘天群/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张晓云,潘天群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7

ISBN 978-7-80211-943-7

I. 博…

II. ①张… ②潘…

III. 对策论-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6660号

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郑 颖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405(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165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场	2
第二节 正名：什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8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	20
第二章 方法论框架：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基础	24
第一节 解释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	25
第二节 方法论个体主义：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方法论	36
第三节 理性选择原则	48
第四节 分析工具：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理论	60
附 录 合作与非合作的博弈论简介	67
第三章 罗默对剥削理论的博弈论重建	89
第一节 剥削的博弈论概念	90
第二节 剥削的三种历史形式与三种合作博弈	109

二 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三节	剥削与阶级：个体理性的自然选择	133
第四节	剥削与社会：社会必要剥削	140
第四章	对罗默剥削理论的批评及其他言说	143
第一节	杰弗里·赖曼的批评：剥削伴随强迫	144
第二节	戴姆斯基、埃里奥特对罗默剥削观的质疑	150
第三节	柯亨：工人是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吗？	153
第四节	埃尔斯特论市场剥削与非市场剥削	158
第五节	评论：新旧剥削观比较	160
第五章	阶级斗争的博弈结构	167
第一节	理性选择与阶级划分	167
第二节	阶级与阶级意识：一种集体行动理论	173
第三节	埃尔斯特论阶级斗争的博弈结构	193
第四节	普热沃斯基论集体行动的逻辑	197
第六章	社会主义诉求与最后的追问	203
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的博弈论构想	203
第二节	归属问题：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216
结 语	222
参考文献	227
后 记	232

第一章 绪 论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英、美等英语国家的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一批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技巧和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他们用分析哲学中的语言分析技术和现代逻辑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理论命题进行澄清，如柯亨（Gerald Cohen）对生产力、生产关系概念的表述，以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论证，埃尔斯特（Jon Elster）用模态逻辑工具对马克思的矛盾、辩证法概念的研究；他们用现代经济学的模型分析法和均衡分析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如罗默（Jone Roemer）揭示了剥削概念的内涵并用博弈论术语建构起新的剥削理论，埃尔斯特用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塑造阶级斗争模型，从而对“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给予了科学论证，这些现象和理论统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立场，这是它的基本政治承诺，但并不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讨论的神学教条，而以新的社会科学研究工具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格的“科学”的身份，这种

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是一种“没有敬畏感的”承诺。

第一节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场

一、产生背景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渐形成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标志是1978年G. A. 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的出版和同年的J. 埃尔斯特著作《逻辑与社会》的出版，等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分析”、“语言分析”、“模型分析”、“博弈论分析”之先河。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范式：“分析范式”，一种分析哲学式的分析或一种社会科学式的分析。这一范式的形成是社会历史与文化自然碰撞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来都与历史时代尤其是该时代的政治状况紧密关联着。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失利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直接催化剂。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危机重重”。在东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运行并不顺利。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东方实践的结合产生了列宁主义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在二战后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但社会主义制度在20世纪的发展实践中出现种种失误；社会主义运动向西方的推进在整个20世纪也遭遇挫折，在西方世界的整整一百年中，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并没有

成真，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方工人阶级渐行渐远，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西方似乎遥遥无期。这些都使得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者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前途和命运感到悲观失望。

在学术理论上，无产阶级运动的挫折导致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审视。西方思想家、学者开始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并从哲学、文化批判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形式各异的另类阐释。这些思潮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它们是与19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制度社会主义所实行的主流状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另类”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怀疑和对西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是这些另类马克思主义贯穿始终的、共同的主题。

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欧洲革命前后新马克思主义的初创时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战后新马克思主义的兴盛时期；70年代后新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发展时期。这四个时期中，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初创时期的新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反思的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象征，则是告别无产阶级革命的悲观的一代；二战后的新马克思主义与和平时期的战争反思和西方青年的反文化运动相联系，与多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潮相结合，是新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反叛的一代；70年代后以后现代主义为方法论主流的新马克思主义，则是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彻底走向多元化的“异端的一代”。^①

^① 周德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世纪主题》，载《当代贵州》，2006年第12期。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正是 70 年代后期新马克思主义“异端的一代”中十分耀眼的一个流派。

20 世纪下半叶既是社会主义运动失利的时代，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时代。70 年代后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始进入“滞胀”困境，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之前因为美苏对立，被西方政治界视为洪水猛兽的马克思主义也逐渐为大家试探性接受。英美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在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试图以马克思的观点去分析英美的社会问题。另外，当时正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走向衰落，年老的一代先驱者如德拉沃尔佩、卢卡奇、霍克海默、布洛赫和马尔库塞等相继谢世。而一些当时在世的理论家已经完全倒戈，公然否定他们原先开创和遵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像萨特的“新无政府主义”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的总危机”都已背离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此外，德国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也由于诸多原因在组织上已经分崩离析，其第二、三代理论家也因观点的差异而分道扬镳。这些都加速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的产生。

政治形势促使西方学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求精神庇护，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试探性的、批判性的。他们一方面要反苏联马克思主义，另外一方面又要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庇护。其矛盾的心理使得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也充满矛盾。在学院中，西方学者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却是资本主义文化渗透的结果。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经济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结合的一种必然。

20 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中，西方经济学迅猛发展，其中作

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逐渐成为统领西方社会科学的普遍方法论模式。方法论个体主义对方法论整体主义提出异议，认为仅对社会现象作整体的描述和说明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所有社会科学的解释还原为个体行为的解释；个体才是基本的分析单位。在他们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过于拘泥于整体主义的解释模式，因而需要改造。此外，经济学方法中的理性选择原则在英美社会科学中得到全面拓展，该原则凸显了主体的社会地位，因此学者们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过分的结构论和决定论也提出异议。而且，在西方经济学中普遍运行的数学的、模型分析的、博弈论等实证科学方法也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要“科学化”，要具备清晰的实证科学的特性。

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其标志性的论文分别是 G. A. 柯亨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批判》（1970）和艾伦·伍德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正义的批判》（1972），他们都从分析哲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解读。70 年代末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逐渐形成，其代表性的著作是：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1978）、肖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78）、埃尔斯特特的《逻辑和社会》（1978）。

迨至 80、90 年代，其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思潮，涌现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包括罗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和《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伍德的《卡尔·马克思》

(1981)、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1985)、怀特《阶级》(1985)、罗默编的论文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1986)以及卡弗和托马斯主编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1995)。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特定的称谓是埃尔斯特首次提出并公开使用的。1981年,他把代表分析哲学的“分析”一词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作为他开设的一门课程的名称,即“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并自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直到1986年,当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默编辑的论文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才正式成为这个学派的公认名称。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体是一群“热爱”、“质疑”、“反思”、“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家、学者,他们没有一致的政治立场,也不是以革命者的身份开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只是因其在研究方法上的一致性而统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大都是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埃尔斯特是著名的政治学家,罗默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还有社会学家怀特、政治学家普热沃斯基、历史学家布伦纳等等。他们在自身的学术领域经受了专业的社会科学方法尤其是分析方法的教育和训练,精通各自领域的实证科学方法,而且在专业领域卓有贡献。如罗默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影响甚大,被学术界称为“罗默模型”。正是他们把各自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形成了以方法论为特色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同时,各个领域方法和工具的差异性也使得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例如,“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基本研究方法就是经济学领域中的博弈模型分析法。这种方法在对马克思主义的

“剥削”、“阶级”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分析中所展现的鲜明特色，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并使得这一分支在后来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有的发展中呈现出日趋兴旺之势。

无论是分析哲学的精神，还是社会科学的实证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想要实现的目标是共同的，即追求概念的清晰和论证的严谨，反对模糊化的思考方式和言说方式，这也是分析哲学家和西方社会科学家一致认同的科学的研究态度。

共同的学术志趣使得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走到了一起。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进行了长期的交流与合作，并逐渐组成一种松散的、自由的学术团体，被称做“九月小组”。九月小组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和扩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九月小组的发展史正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考证。

1978年，柯亨、肖和埃爾斯特各自出版专著，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惊喜地发现，这三本著作都采用了同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即用分析的方法重读和重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过于思辨和模糊，主张通过精确的表述和严密的论证，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埃爾斯特还注意到，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国也有一些学者正在以类似的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

1979年9月，在埃爾斯特的提议下，这些学者在伦敦举行了一次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剥削问题。次年9月，围绕这一主题，他们再次在伦敦召开会议，并讨论决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就这样，“九月小组”正式诞生，其特征是以分析的方法一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此后，该小组坚持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以此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在1981年的会议上，柯亨建议称小组为“NBSMG”（the non-bullshit Marxism group）小组，即“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他们批评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缺乏完全的理性真诚，坚决主张用分析的方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清楚地表达学术观点。

从1981年开始，九月小组的成员基本固定下来，主要有罗伯特·勃伦纳、G. A. 柯亨、菲力普·范帕里斯、约翰·罗默、希勒尔·斯泰纳、罗伯特·范德维恩、埃里克·赖特、普拉那布·巴德翰、塞缪尔·鲍勒斯和乔舒亚·柯亨。但是，由于对小组发展出来的学术特征不满，约·埃尔斯特和亚当·普热沃斯基于1993年离开小组。近30年来，这个组织一直发挥着交流平台的作用。在会议上，既有论文介绍，又有围绕论文展开的讨论。他们坐而论道，既一致坚持对主流的科学方法论的信奉，又对马克思主义各表一枝，甚至激烈争论，使得这些会议成为一种高层次的国际学术沙龙。现在，小组成员兴趣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主题更加灵活，尤为关注当前社会的焦点问题，如第三世界、国家帮助儿童的责任、平等、分配公正和恐怖主义等等。^①

第二节 正名：什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一、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正名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一次新突破，是

^① 陈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批判》，复旦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15—17页。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异端的”一代。使之区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区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的根本在于它是“分析的”。正是由于“分析的”特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范式转换，开创了“分析范式”。它区别于传统的“思辨范式”。

何为“分析的”？G. A. 柯亨对“分析的”做了广义的和狭义两种理解。“就广义的理解而言，所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分析的；就狭义的理解而言，大部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分析的。从广义上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分析的，就在于它运用了一批在西方（主要是讲英语的国家）社会科学和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思维方法，如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具有严格数学形式的经济分析的方法，以及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各种方法，如“决策论”或“博弈论”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而这些方法之所以通常被称为是‘分析的’，是因为它们的运用要求并推进了表述的精确和论证的严谨。从狭义上讲，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分析的，则在于它以分别构成整体的微观成分和构成总体转变过程基础的微观机制，去说明宏观现象的那种倾向。^①如这种观点坚持把社会形态和阶级描述为构成整体的个体的行为的功能。“在这两种‘分析的’含义中，成为分析的都要反对传统上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那种思维方式：就广义的‘分析的’而言，分析的思维是反对所谓的‘辩证的’思维；就狭义的‘分析的’而

^① 柯亨：《信奉而不恭维：对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第53页。

言，分析的思维是反对所谓的‘整体主义的’思维。”^①

怀特 (E. O. Wright) 也详细阐释了“分析的”一词的含义，认为它包含如下四种承诺，它们共同构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并且使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一个独特的流派：

(1) 在阐述理论和从事研究过程中对常规的科学规范的信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赞成这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应当毫不为难地追求一种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不应当解除科学的标准对它的约束，即使在此之外还接受其他评估标准的约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常规的科学规范的认可具有三种重要的含义：首先，它倾向于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求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持怀疑态度；其次，他们倾向于强调为了推进科学的知识而在系统的理论模型中加入实证的研究；第三，他们力图对重估自己的理论的地位持开放态度，并愿意根据讨论和批评认真地考虑修正其理论立场。

(2) 对基本概念的重要性的强调，重点针对那些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概念。这涉及仔细地考虑概念的定义及相互关联的概念的逻辑连贯性。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这就是他们将大量精力花在对基本概念的阐述上。他们将大量时间花在捍卫特定的定义，讨论取舍标准，考察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分析前后矛盾、困惑，等等。他们之所以在概念形成上进行精

^① Commitment Without Reverence; Reflections on Analytical Marxism, Imprints, vol. 1. no. 3, pp. 23 - 24, 1997, UK.

耕细作是因为他们认定概念在分析上的一致性对于理论的解释力来说必不可少。

(3) 在联系概念进行理论辩论过程中对说明是否条理清晰表示关注。他们坚持无论是解释性理论还是规范性理论的论点都应条理清晰。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使用清晰的抽象模型，该派认为这种做法有三大优点：首先，将复杂性加以简单化的理论模型通过识别出事物所包含的中心机制而抓住复杂的问题的核心。其次，建立一种正式模型要求理论家对与该模型相关的基本假定、存在条件及运转方式做出清楚的说明，同时还可模拟现实生活进行思想上的实验从而有助于说明因果关系。最后，一般来说，在每一种非正式的因果解释背后都潜藏着一个正式的模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将这种模型从后台推向前台使之公开亮相并接受检验。

(4) 无论在解释的理论还是规范的理论中都强调个体的有目的的行动的重要性。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有争议的一个特征是它自觉地使用理性的行动者的模型以及数学上的博弈理论。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个体选择和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从而试图把对有意识的选择的关注结合进社会理论中去。而且这种模型对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阐明宏观结构理论的微观基础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战略手段。围绕着理性选择而建立的正式模型，其解释能力有一定限度，因此需要用其他一系列解释方式如功能的理解、制度的或结构的解释等来加以补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明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议程范围内有系统地将这些解释手段同

关于个体理性和选择的分析联系起来。^①

“分析的”既包括一种科学研究的精神，也包括科学研究的方法、工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使用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重新考虑马克思有关社会的命题的方法”^②。可见，“分析方法”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特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的一致性就表现在研究方法上。通过分析方法的运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要实现的宗旨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化。布拉沃伊（Micheal Burawoy）指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就是采用分析哲学明晰的、严谨的思考方法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演绎模型来清洗附着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教条主义的灰尘。

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与宗旨

在罗默看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抽象原则，把理论命题规范化或模式化。其二，致力于探寻理论的微观基础，探讨一些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须提出的更为基础性的问题。例如，为什么阶级是作为重要的集体行动者出现的，或者说，它们是作为重要的集体行动者出现的吗？为什么剥削（即剩余劳动的有序的转移）是不道德的，或者说，它是不道德的吗？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对工人有利吗？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可能吗？无产阶级不自由吗？平等是马克思的道德目标吗？研究这些问题

^① E. O. Wright, What is Analytical Marxism? Terrell Carver and Paul Thomas edited,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MacMillan Press, 1995: 11.

^②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